

白
話
容
齋

隨
筆

中州古籍出版社
洪迈 一著



白话容斋随笔(二)

主 编 程民生 李旭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容斋随笔/洪迈著.—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7

ISBN7—5438—0770—0

I.容… II.洪… III.笔记小说—南宋—古代 IV.I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3)第 32773 号

责任编辑:曹铁圉

主 编:程民生 李 旭

[白话]容斋随笔(一、二)

洪 迈/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伊川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0 印 398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438—0770—0/K·240 (全二册)定价:59.60 元

目 录

一 文坛轶事篇

各有所长	3
谁得真经?	4
衣钵真传	5
注释纷纭 笑话迭出	6
巫山神女襄王梦	7
千古大笔 史家绝唱	8
莫愁女之谜	10
书籍的厄运	12
脍炙人口的名联	13
文盲赋诗	18
淡泊明志 两袖清风	19
墓碑送妙语 字字黄金来	20
写判词的学问	23
骏马奔腾诗与画	25
文学大师韩柳的创作秘诀	27
大器晚成	28
诗仙李白与杨贵妃	29
李白之死	30
诗圣的诗意	31

严武未杀杜甫	32
白居易以诗纪岁	33
白居易的俸禄	35
白居易钟情歌妓	37
白居易有几位小妾?	38
断肠悲歌江月船	38
谶语不足信	39
韩愈与欧阳修文风不同	40
并非抄袭	40
巧对经文	41
参星不会与月亮相遇	41
苏东坡不喜作墓志铭	42
“老”字的内涵	43
“东坡居士”名字的由来	44
苏轼诗仿陶渊明	45
何公桥的传说	46
千里求学	47
意趣幽远南窗诗	49
曲高和寡	49
欧阳修钟情颍州	51
点睛一字诗生辉	52
桃花笑春风	53
“也”字的妙用	54
早逝的天才	55
千古奇冤黄庭坚	56
黄庭坚改诗	57

郢书燕说有新用	58
文采与义理要并重	59
愚蠢荒谬的文字禁忌	60
李清照洒泪怀夫君	62
姓名妙对	65
油污衣诗	66
文章避免一字错	67
江枫雨菊话作诗	68
对偶天成	68
月亮中真有桂树蛤蟆吗?	69
怕写回信古来久	70
书信陋俗	71
“琵琶亭”诗情	72
得意诗与失意诗	73

二 以史为鉴篇

孟子笔下之误	77
民不畏死	78
弑君乎?天命乎?	79
以卵击石	80
女中英杰	82
自由的称呼	85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86
不要国土要香火	87
太子怨	88
耸人听闻的奇谈	88
良苦用心	90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92
真是人杰吗?	93
纵论利害定边关	94
诽谤罪	96
养痾遗患	97
内耗	98
曹操为何不杀杨彪	99
事在人为	100
修史始末	101
轻敌必败	103
无罪受戮	105
短命王朝	106
徒有虚名	110
前车之鉴	112
名为忠臣 实为军阀	113
古都大劫难	114
四对不落的姊妹星——李杜	115
梁状元究竟多少岁?	116
牧羊人的殊荣	116
取蜀将帅 凶多吉少	118
旧书不厌百回读	119
临阵易将的利弊	119
灭六国者六国也	121
祸事巧合 丙午丁未	122
新朝旧臣话士风	124
地利不如天时	125

人算不如天算	126
存亡之际	127
人主昏聩 三军蒙辱	129
借刀杀人	130
荒谬的“秘史”	133
俘虏的苦境	134
死亡预言家	135
五胡乱华	136
李宓并未阵亡	138
为自己找个好祖宗	14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40
“秀才”之名由来	142
神算先生失算	143
父奸子忠	144
疾风知劲草 国难见忠臣	146

三 官场见闻篇

“露布”的来历	151
养马的学问	152
预兆恶运的年号	153
没有横槛的宫殿	154
天机不可泄露	155
姓氏不显难做官	157
门生门下见门生	158
唐朝宰相不论资排辈	159
不为地方父母官 也居庙堂辅君王	159
升官的阶梯	160

“后门”状元	162
考场奇闻	164
选官标准 身言书判	165
不合情理的皇恩大赦	166
冗官冗员 积重难返	167
高官子弟难做官	168
考场弊端	169
落榜进士上诉	170
御史和谏官不来往	171
罗嗦的官衔	171
年龄消长的奥秘	172
低级官员的薪水	173
皇宫保密内幕	174
皇恩浩荡助奸恶	176
廉洁奉公修县衙	177
可笑的公文	179

四 天地四方篇

喷嚏趣谈	183
尺椹取半 万世不竭	183
贪心不可有	184
河伯取妇有来历	184
离奇的避讳	186
九州有顺序	187
“四海”实际是“一海”	188
地名中的阴阳	188
佛经的计量方法	189

“更衣”的本义	190
洗儿钱	190
扬州的盛衰	191
饶州风俗	193
北方人喜食甘蔗	194
神游仙境	195
野草养活多少人?	196
何韩本是同姓	197
一毛不拔	198
酒旗始于战国	199
古人忌“正、三、九”三个月	199
正月十五的灯市	200
“寒食节”由来	201
奸鬼害人	202
火葬	203
极大和极小	205
无用也有用	206
奇女奇碑	207
双胞胎长幼之争	208
正常与不正常	210
占卜先生的悲哀	210
一个月有四十五天	211
匾额系吉凶	212
骇人听闻的杀人手段	212
少见多怪	213
朋友之义	214

人生五计	215
处世之道	216
以“义”命名的人和物	217
动植物颜色因地域而异	218
大雁与鹅	218
狐狸和老鼠的福气	220
蜘蛛网的启示	220
乌鸦定吉凶	221
虫鸟之智	222
通行证的沿革	223
小女孩干大事	224
什么是“蓝尾酒”？	225
学生向老师送礼	226
急功近利亵渎神灵	227
皇宫室建筑之最	229
方士信口开河	231
隐瞒灾情只报喜	232
祈雨祈晴费斟酌	234

一

文坛轶事篇

各有所长

战国时墨家学派代表人物墨子因为主张“兼爱”、“无父”，被孟子驳得淋漓尽致，甚至将他比作禽兽。不过这是一时之论。到了汉代，人们往往把墨子和孔子相提并论。

据《列子》记载，惠盎见到宋康王时说：“孔丘和墨翟，没有领地却是君主，没有官衔却有权威，天下所有的男女老幼，都翘首盼望他们的到来并愿意聆听他们的教诲。”

邹阳上书给梁孝王说：“鲁国听信季孙的话把孔子赶出国，宋国采纳子冉的建议把墨翟囚禁起来。象他们这样能言善辩的人，竟然也难免遭人谗言加害！”

贾谊《过秦论》说：“没有孔子、墨子的智慧……”。

徐乐说：“没有孔子、曾子、墨子的贤才……”。

以上这些人都把孔子和墨子划作一类人。《列子》、邹阳当然不足论，而贾谊这么有名望的人也这样认为。

韩愈最喜欢阐述孟子的学说，认为孟子的贡献不在治水的大禹之下，就是因为孟子猛烈驳斥了杨朱和墨子。而他所写的《读墨子》却又说：“儒家和墨家都赞成尧、舜，都批驳桀、纣，都提倡修身、正心、养性，从而使天下太平。孔子一定采用过墨子的一些主张，墨子也一定采用过孔子的主张，如果没有他们的互相采纳，便不会有孔子和墨子。”他这样说又是为什么呢？

魏郑公的《南史·梁论》，也有褒贬孔子和墨子的话。

(泰俊香)

谁得真经？

孔子曾经对他的得意高徒曾参说：“曾参啊，我的学说可用一句话概括。”曾参回答“是的。”后来孔子又用这句话来教导他的另一个高徒子贡，他问子贡：“子贡啊，你认为我是个多学多识的人吗？”子贡回答：“是的，不对吗？”孔子说：“不对，我是用一个基本观点把我的思想贯穿起来的。”

孔子的“一以贯之”这句话，称得上圣贤的“心学”。而曾参，子贡都受过孔子的这个教导，这两人可以说对孔子学说的理解达到了很高境界。

但是后来的儒学家们都认为不是这样。宋朝程颐的学生尹焞说过：“子贡学习圣贤的思想比不上曾参，孔子不待曾参发问便告诉他‘一以贯之’，曾参呢，可以不用老师再加以解释就深有所悟地回答‘是的’。至于对子贡，就不能像这样去教诲了。孔子先发出第一问，子贡果然不能够准确回答，孔子知道子贡不可能懂得真谛，这才告诉他‘一以贯之’，虽然也是同样的话，子贡却不能像曾参那样把握老师的学说核心。”

范淳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孔子对子贡的教诲是“先指出子贡不可能正确理解，以后才告诉他圣学的中心是‘一以贯之’。”

我却认为曾参、子贡两人都是孔子的高门弟子，他们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回答实际上都已经达到对圣学校高的理解。后来的儒学者们看不起子贡的原因是子质先肯定了老师问话的主旨后，又去发问。

这些人如此卑视子贡是不公平的。试想,圣贤问话若是很快回答“不是”,对弟子来说,恐怕是有失尊敬师长的礼仪了。所以子贡才那样去回答,而后再发问“不对吗”?难道子贡这样说就是没有深刻理解老师的话了吗?

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孔子是因人而宜,选择不同的问话方式来教导曾参和子贡,不是对其他任何人都这样发问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难道也不用这种方式去教导颜渊、冉由吗?

曾参用“是的”回答了老师的问话后,他的弟子请教孔子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才以“忠恕”二字来概括孔子的思想。假如子贡也有学生来问他孔子所言是什么意思的话,子贡肯定也会有心得来阐发圣贤思想的。

(白连仲)

衣钵真传

孔子的弟子中,只有子夏在儒家经典中有书流行。虽然都是传记杂言所说,不可全信,但这却说明了子夏和孔子和其他弟子是不同的。

《周易》一书,子夏作有“传”,《诗经》一书子夏作有“序”,至于《毛诗》,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子夏传给了高行子,连传四代才到了小毛公手里,一种认为,是子夏传给了曾申,五代才传到大毛公手里。关于《礼记》,子夏作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毛萸等许多儒生都为他作注。对于《春秋》,他说过“不能赞一辞”的话,也曾作过研究。公羊高实际上是从子夏那里学的《春秋》;谷梁赤这个人,《风俗通》一书也说是子夏的弟子。关于

《论语》，郑康成认为是仲弓、子夏最后定稿的。东汉人徐防曾上疏说：“《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是孔子定稿的，阐发解释，则是从子夏开始的。”

(秦俊香)

注释纷纭 笑话迭出

《诗经》是四书五经中的一经，历来备受文人大家的重视，所以历史上为《诗经》作注释的人很多。解释的人越多，意见就越复杂。你说我的不是，我说你的不是，莫衷一是。

《诗序》的作者现在已不知是谁，后代的文人们就对此大加议论，或肯定或否定。有时由于注释者的粗心大意和主观臆断，还会闹出许多笑话，让人读起来不禁捧腹大笑。

《诗经》的《大序》中有一句话：“惠及下也。”意是说，恩惠要施及到下层人。接着又说：“夫人惠及贱妾，进御于君。”意思是说，那人的恩惠实施到身份低微的妾一起服务于国君。于是，毛公和郑玄便根据这两句话信口开河地大发宏论啦。尤其是郑玄在《笺》中的议论更加滑稽可笑。请看看他对“萧萧宵征，抱衾与裯”两句诗的解释：“一群身份低贱的小老婆，落寞孤独地行走着，或者是早晨，或者是夜晚，侍候在国君的住所，按一定的顺序为他服务。”他又唯恐读者不理解，又补充解释说：“裯，就是床帐；就是说这群小老婆夜里前去国君的住所时，是抱着被子和床帐等用品以备服侍。”

可见这些小老婆都是些低三下四地侍国君享乐的人。其实这完全是种误解。试想：诸侯国君宫中的妃子和小妾的身份虽说非